

野牛犬

劳伦斯·M·绍恩

李广益 译

在启程返回地球之前被捕，这我可没想到。过去的三个半星期，我都在纪伯伦尔唯一的太空港娱乐厅“小汪汪”工作。我的合同要求每晚演出两场，周六白天还得加演一场。星期天休息。纪伯伦尔的一天非常接近二十四小时，这无可挑剔，但那儿的一周足有八个这样的日子，而不是七个。我那地球上的经纪人在把我签进按周算薪水的合同之前，可没费心去注意这多出来一天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我得在纪伯日献上两场免费演出；所有的活儿都白干。

大门口的招牌上写着“**惊人康罗伊，催眠大师**”，五光十色、周而复始地变幻着，竭力招摇，试图吸引眼球。这招有用。观众最少的时候人数也说得过去，多的时候会挤满演出场地。纪伯伦尔这样的聚居地总是渴求各种娱乐活动，一个登台表演的催眠师可以挣上一大笔。

观众里的人类来纪伯伦尔都是为了同一样东西。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和野牛犬交易有关系。野牛犬是纪伯伦尔唯一的资源，直接或间接把人们招来的唯一商品。这是个殖民星球，而且不是我们的。纪伯伦尔属于阿尔康人，人类只能呆在面积为一平方公里的基地里。阿尔康人制定法规，只要他们还有地球想要的东西，我们就得老老实实服他们管。这就是我被捕的原因。

这天早些时候，阿尔康人抓了一个企图走私的野牛犬递送员。地球领事坚称是文书工作出了点儿差错，但阿尔康人有一种特殊的心灵感应能力，能探明真相，于是发现不是那么回事。阿尔康司法决不拖泥带水。我的晚餐演出还没完，这人就受审，听到判决，并上了西天。

每个人都需要消遣，我多少给他们带来点这个。开场的时候我用几个笑话缓和了紧张的气氛，让大家轻松起来。就算是在娱乐活动中，看到一个催眠师还是容易让某些人紧张，好像抬抬眉毛我就可以让男人吐露他们最不可告人的秘密，或是让女人投入我的怀抱。我没这样想过。他们说几个世纪之前安东·麦斯麦^①就能做那种事。多半是因为他有个更好的经纪人吧。我嘛，我要的是强有力的诱导和相对安静的整整五分钟，就不去说万一玩砸有辆车等我了。用催眠术来敲诈勾引或许会是场好戏，但在现实生活中遵纪守法比较安全。那并不是说我从来都一本正经，只不过不在演出时胡来。表演一完，那就另当别论。我在表演的时候总是设下一个催眠“后门”；你永远不知道啥时会派上用场。即便过上一星期，我只要在你耳边道出那些有魔力的关键词，你就会再次灵魂出窍，大开心扉听从暗示。我能说什么呢，我爱我的行当。

和我的所有演出一样，那天晚上来了好几桌阿尔康人。五十场了，他们从来没笑过，连个笑容都没有。可他们能够微笑，我对此确信无疑。阿尔康人看上去像高大、伸长的人类，如同哈哈镜里的东西。他们的肤色有些发白，从淡黄色到淡褐色都有，而毛发则通常是漫画英雄般的蓝黑色。他们有嘴，嘴唇和牙齿也齐全，就我所知他们用这套东西做和我们一样的事，但从来没见过他们笑过。这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演出，他们只是看不明白。这都怪他们的“真实感”。阿尔康人总能知道他们听到的是真实还是谎言。阿尔

^① 弗朗兹·安东·麦斯麦 (Franz Anton Mesmer, 1734-1815)，奥地利精神科医师，现代催眠术之父。

康人之间从来没有谎言，他们就是说不来。这是件小事，但当你去弄清楚这类细枝末节，就会发现欺骗在人类历史中是何等的普遍。

阿尔康社会几乎不存在犯罪。自然，他们像我们一样有激情犯罪，但任何有预谋的犯罪刚一露头就被扑灭，只要当地官员问你做没做。对阿尔康人而言，直到开始和人类打交道才有了说谎这个概念。他们发现我们十分迷人，古怪透顶。这就像知道腮帮子怎么动这种细小无害的客观知识，你明白这对你没用，但却开启了饶有趣味的理论可能性。

好些阿尔康人非常喜欢看到催眠师让人相信明显的假话。自从我来到这儿，他们天天晚上聚到人类区域来看演出。最初的两个晚上，我把几个阿尔康人带上了舞台。他们像人一样晕了过去。我毫不费劲地让他们像鸡一样咯咯叫，但他们没法儿接受任何违背客观现实的暗示。他们无法相信他们真的变成鸡了。全无幻想，脚踏实地。结果，他们把演出搞得很沉闷，我也不再让他们当志愿者了。

总之，这次短期演出的最后一个星期，我在例行公事地表演。演出开始十分钟后，和我一起站在舞台上的有两位年轻秘书、一位上了年纪的银行信贷员以及一位中年保安，都已经神志恍惚。我告诉两位秘书他们是阿尔康外交官，并让他们说明阿尔康对人类进行启蒙教育的计划。当然此事子虚乌有，但两位秘书/外交官都知道这个计划，并极为真诚地拼凑各种废话对这一计划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台下的人类观众吵吵嚷嚷，哄堂大笑。

两位秘书完成了他们的陈述，人类观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我向他们表示感谢，并陪同他们坐回舞台上的椅子，此前我已经让他们确信豪华的阿尔康驻地球大使馆就座落在这舞台上。我让他们回到了深度沉迷的状态。他们干得漂亮，非常地有新意，聪明伶俐；观众则屏住呼吸，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拭目以待。我对观众眨眨眼，咧嘴笑笑，转向那位保安，开始发号施令。

“奶油糖墨尔波墨^②。”我在她耳边道出了演出开始的时候灌输给她的关键词。她身体的姿态改变了，不过还看不出她心情有什么变化。尽管完全放松，她现在反应非常敏捷。我转向观众招招手，好像邀请他们过来一起恶作剧。

“你是个纪伯伦尔本地人，”我用圆熟老练的舞台腔调说道，激起阵阵回音。“你聪明伶俐，能说会道，教养良好，举止文雅。”保安在她的椅子上坐得更直了，面容沉着自信，眼睛仍然闭着。“如果你不介意，希望你从自己的角度给我们讲讲纪伯伦尔。怎么样？”

她点了点头，舔舔嘴唇，举起一只手示意。

“好。我数到三你就开始，”我说，“啊，还有件事。你不是人类，你是一头野牛犬。一……二……”

“停！”一个阿尔康人从后面一张桌子边上站了起来。我认识他。他是个忠实观众；我到纪伯伦尔之后他每天至少来看一场演出；总是坐在同一张桌子边上，总是全神贯注地看表演。他甚至自愿来当催眠对象，作为一个阿尔康人他表现得相当不错。这位名叫洛约卡的阿尔康人站起来用一件武器对准了我。大多数观众笑了起来，以为这是表演的一部分，而我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

“舞台上的每个人都被捕了。”他接着说，“不许动。老实点，这样你们不会受到伤害。”

洛约卡走向舞台，凭借长长的腿毫不费劲地登了上去。我一看到他的激光瞄准器上闪烁的微光就吓得一动不动。他走近保安蹲了下来，直到他们处在同一高度。洛约卡开

^② 康罗伊用一对词语给人催眠。为了防止平时“走火”，他选的词语在日常言语中几乎不可能连在一起出现；所以，大家在小说里总是看到一种食物配上一个神灵。墨尔波墨是希腊神话中九位缪斯女神中执掌悲剧的那一位。

口问道：“你是一头野牛犬吗？”

观众发出一阵笑声；多数人仍然以为这个阿尔康人是表演的一部分。女保安没有回答他。她没办法回答。这时候她能听到的唯一声音是我的话。洛约卡很快明白了这一点，转向我说：“她为什么不说话？你说她能说会道。”

“我还没数完呢，”我说，“她不会听从命令，直到我说出来。”

“三！”阿尔康人盯着保安说。什么都没发生。观众们发出了更多的窃笑。“你来讲，”他头也不回地对我说。

“三，”我低声发话。保安睁开了她的眼睛，快活地微笑着，向离她自己的脸只有几英寸的阿尔康人面庞点了点头。

“你是一头野牛犬吗？”洛约卡重复了他的问题。

“噢，是的，”保安表示同意，“我出生在纪伯伦尔这儿，让我告诉你吧，我活得可不容易。我还呆在这儿就是个奇迹。我看着所有的兄弟姐妹和所有的童年伙伴被你们阿尔康人送到了别的星球。无耻，我告诉你，真无耻。”

她唠唠叨叨地说呀说，以这种脑子不比胡桃大的外星生物的口吻，瞎扯了一段完整的历史。阿尔康人听着，脸越拉越长，他的心灵感应能力使他确信这人对自己说的每一个字都深信不疑，而且尽管外表不像，她的确是一头野牛犬。

十分钟后，我已经被阿尔康人监禁，坐在拘留室里。我的四位志愿者不再神志恍惚，就我所知他们同样被当局拘留了。我的外太阳系签证被没收了。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小汪汪”关门停业。经理向我的经纪人投诉，并对星际舞台表演者联盟提起诉讼。表演业不同于其他任何行业，尤其是当它遇到抵制的时候。即便料想能摆脱眼下的困境，我很有可能在地球之外再也找不到活儿干了。不过就目前而论，这倒是最小的麻烦。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最初的几个小时，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回忆演出过程，试图弄明白是什么激怒了阿尔康人。后来什么都想不了了。我断断续续地打了会儿瞌睡，接着猛然惊醒。牢房的门终于开了，洛约卡和另外两个阿尔康人走了进来，每个人都拖着个矮凳。他们坐在凳子上，双脚在地上放平，长腿弯着，膝盖和肩头一般高。这样他们可以平视坐在床铺上的我。三个人聚精会神地盯着我看。

“给我们说一个……谎。”在我右边的那个说。

“一个谎？”我问道。我注视着一张又一张严厉的脸。他们的眼睛看上去就像人眼，但这没给我什么安慰。

“对，康罗伊先生，给我们讲点儿你不相信的东西。现在就讲。”他说。

我的心里一片茫然。我能想到的唯一事情就是中断的演出。

“我是一个阿尔康外交官，”我说，“我有一个对人类进行启蒙教育的计划。”

听到这话，两个新来的皱起了眉头。洛约卡看演出时听过这几句谎话，他的嘴角非常轻微地翘了起来。他们能微笑啊。

“你在说谎。”左边的那个说道，眉头皱得更紧了。

“你让我说谎的。”我耸耸肩。

“是的，我们也知道你在说谎。在你的表演中，你让别的人类做事情。那些事可不是谎言。”

我摇了摇头：“对不起，我不是装作听不懂，但我真的不明白你们要说什么。”

“你是个走私者吗，康罗伊先生？”洛约卡问道。

“我是什么？”

“你走私野牛犬吗？请回答‘是’或‘不是’。”

“不是！”我叫了起来，心里越来越害怕。

“可是你把那个女人，”洛约卡看了一眼小小的掌上数码本，“卡拉·埃斯皮诺萨，变成了一头野牛犬。这是真的。我从她心里发现了这一点。”

“可她实际上并不是一头野牛犬！”我咧嘴一笑。这都是在开玩笑，对吧？我停了下来。他们看上去严肃得要命。

“不对。我自己发现了真相。她是一头野牛犬。一头没有许可证的野牛犬，康罗伊先生。”说完他和另两位阿尔康人一样皱起了眉头。“你明白这罪过的严重性吗？你被指控试图把一头偷来的、能够生育的野牛犬带到地球。”

我的心抽紧了。野牛犬是纪伯伦尔不多的几种本地生命形式之一，而且不同于已知空间中的任何生物。它们看上去和五十分之一大的美洲野牛极为相似。这种可爱的动物有毛茸茸的漂亮脑袋，哞哞叫的时候会伸出蓝色的小舌头。它们什么都能吃，吃了就长得壮壮的。最令人惊奇的是，它们放出的屁是大团大团的双原子纯氧，这使得它们对地球生物来说是极为有用的宝贝。更不用说它们可以为解决地球上的垃圾堆和有毒废料堆放点问题出大力。随便哪个晚上，“小汪汪”观众中的人类里面足有四分之一是递送员。他们会按照安排乘下一班飞船返回地球，一条胳膊下夹着放有转运执照的薄薄文件夹，另一条下面塞着一头野牛犬。阿尔康人控制着这种野兽的唯一资源并出口，一头要一千万信用点，而且是不能生育的。如此价格使得走私这种小家伙变得十分诱人，于是好几头不能生育的小狗被偷走了。阿尔康政府毫不令人惊讶地就此产生了极端的偏见。甚至参与野牛犬黑市交易的嫌疑也会导致死刑宣判。这野牛犬要害我死翘翘了。

“可她不是一头野牛犬，”我站起身抗议道，“从肉体上来说，她不是。”

洛约卡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把我摁了回去。“我知道我在她心里看到了什么。她的确是一头野牛犬。在纪伯伦尔，拥有一头野牛犬的人类要么是走私者，要么是递送员。我能看到你内心的真实，康罗伊先生。你不是走私者。”

他顿了顿，向两边看看他的同伴。三个人对此达成默契，一同站起身。

“所有这些让我们觉得很麻烦，康罗伊先生。我们甚至非常严肃地考虑了犯罪嫌疑的问题。你等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全面搜查了所有的注册机构。没有一家报告丢失存货；你没被指控偷盗。你没有因为其余的指控被起诉和定罪，唯一的原因是卡拉·埃斯皮诺萨没有生育能力。”

越来越不可思议了。“你们怎么会知道呢？”我问道。

洛约卡仅仅瞥了我一眼。“我们对她进行了全面检查。任何人类，一旦持有具备生育能力的野牛犬，就犯下了死罪。但是，如我所说，她怀不了胎。没有生育能力的野牛犬可由持证递送员转运。所以只剩下文书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了。我们已经办妥，给卡拉·埃斯皮诺萨上了标签，并给你的执照拟订了合适的文书。”

另一个阿尔康人把掌上数码本和记录笔拿到我面前。我粗略看了一下文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们把我在纪伯伦尔所得收入的一大半从我的帐户中挪出来支付办证的费用，而且我未来的收入中两倍于此的进帐也被他们提前划走，以便付清办证费的余额。我现在是一个得到授权认可的递送员了。

“祝贺你，康罗伊先生。你没像通常那样交上一千万信用点就得到了一头野牛犬。”他的语调中一点讽刺的迹象都没有。他真就这个意思。

“但她现在不是野牛犬了，对吧？”我说。“她已经清醒了，她知道她是谁。”

三个阿尔康人皱起了眉头，显得紧张不安。另外两个拿着矮板凳走了，留下洛约卡送上几句临别赠言。“我们承认你有不少我们弄不明白的能力，”他说，“但我很清楚，你的催眠对象今晚知道她自己是头野牛犬。同样明显的是，从某些角度看她又不是野牛犬。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新问题，康罗伊先生。在你剩下的居留时间中，我们会对你保持

密切关注。我建议你小心点儿。”

“你现在可以走了，”他边为我打开门边说，“去跟前台的办事员说几句。他会交还你的信用卡，外加一份纸质的执照副本。你也可以去那边带上卡拉·埃斯皮诺萨。”他给我指着右边，送我上路，自己则转向左边，消失在走廊拐角处。

卡拉·埃斯皮诺萨坐在大厅里的一排连锁椅子上。她的脸色有点苍白，不过看上去平安无事。一个直径两厘米的亮红色塑料圆片在她左耳上晃荡着。她被挂上了转运的标签。浮现在她脸上的怒火起初已经减弱，但当她看到我走过来，又开始燃烧。我一走到她能听见的地方就开始认错道歉。

“埃斯皮诺萨女士，卡拉，请听我说，我非常抱歉。我完全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你应该相信我。”

她站起身，瞪着我。她比我矮一头，老二十岁。我敢说她这二十年的一大半都耗在不停地换保安工作了。她比我足足重十公斤，这都是肌肉。她眼中的神情表明她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我揍出屎来。

她抬起手拉扯耳垂和塑料片。塑料片松了，接着她把这玩意儿扔给了我。“如果这是在地球，我会告得你和你的三代子孙倾家荡产，”她说，“你运气不错，阿尔康人没让律师在这儿开业。”

我接住标签，放进衣袋。这是个昂贵的纪念品。我把我的信用芯片递给她。“这里面没剩下多少，但你随使用吧。我的钱大部分被他们拿去支付办执照的费用了。”“办执照的费用？”她问道。

我挤出一个微笑。“他们决定，既然我拥有一头野牛犬而又不是走私者，那么理所当然得当一个递送员。因此，他们跟我要了钱。”

她一听到这个，怒气全消，哈哈大笑。她在纪伯伦尔呆得够久，自然明白一份递送员执照有多贵。看起来，这让她十分开心。她把我的信用芯片塞进衣兜。“我不计较这事儿了，”她说，“只要你别再让我看到。否则，我会在你身上再开个洞，痛得你宁可在真空中走上一圈。我们说清楚了吧？”

我点头答应，勉强撑着没露出畏缩的样子。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暴风般冲了出去。坐在大厅后面一张办公桌后面的办事员目睹了整个场面，一言不发。即便是个阿尔康人，他的脸色也白了点。这有什么奇怪呢？他可是听到了这女人说的每一个字，而且知道这都是真的。我领了自己的纸质执照，转身离去。

纪伯伦尔那颗苍白的恒星高悬头顶。从它的位置来看，快到中午了。我无事可做，没钱可花，回地球的飞船还要过整整一天才启程。我开始直奔太空港，打算找个小店来几个催眠的把戏，讨顿饭，再混个睡觉的地儿。这时，一个穿着崭新套装的男人跟了过来。我的第一反应是“小汪汪”的经理想下我个零件，不过这家伙要说是打手个头太小了，看上去也是个守规矩的。他举止优雅，衣着整洁，典型的富贵一族，多半手头有某所名头响亮的常春藤联盟大学发的网络MBA文凭。我这人不算强壮，但和我相比他就像根豆芽菜。

好一会儿我才想起有次表演时见过他。我给他做过催眠。他是那种公司代表，在转运野牛犬回地球商业财团的业务中扮演中介人的角色。他去“小汪汪”的时候我正在公开表演，这演出是一个大型宴会的一部分，席上有更多的套装人士和未来客户。坐在桌边的人有一半都被我催眠了。客人们如痴如醉，这人更是用慷慨的小费表达了他的赞赏。纪伯伦尔野牛犬贸易的一小部分就意味着大堆大堆的钞票。他给得起小费，也穿得起新套装。

“康罗伊先生，”给小费的人开口说道，“我很抱歉这么鲁莽地来跟你联系，但我

非常需要和你说几句。我有个建议。”

你正琢磨着事情该不会更糟，公司的骗子就跳了出来。好极了。“对不起，我又累又饿，真的没心情，不管你卖什么。”

他毫不气馁。“康罗伊先生，我叫詹森。请一定听我说完。我们去大草原饭店找个漂亮舒服的桌位坐会儿吧。当然，我请客。你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放松一下，而且要是你听完了我的建议还是没兴趣，那个，也没关系。”

这话让我停住了脚步。大草原饭店是纪伯伦尔唯一的五星级饭店。在这座公里见方的城市里，它比所有别的饭店都高出两颗星。单单来点开胃菜，就会报销一周的薪水。我揽着他的肩膀，努力挤出一个疲惫的微笑。“詹森先生，如果午餐你掏腰包，我会洗耳恭听。”

他如释重负地陪我来到大草原饭店。餐厅领班给我找了件合身的夹克^⑨，很快我就坐在上等餐桌边，呷着我的想像中最精美的葡萄酒，享用由夹着新鲜奶油的蛋卷土豆、鲑鱼和鱼子酱组成的开胃菜。我的顾虑都丢到了九霄云外，不过我还是留心瞧着作东的人。他的建议就要粉墨登场了。

如他所言，他在开始推销之前让我爽了一把。当我专心对付第一道菜——羚羊杂炒黑眼豌豆、蘑菇和野生覆盆子——的时候，他把手伸进胸口的衣袋，掏出了一个掌上数码本。

“康罗伊先生，请让我开门见山。我在瓦达财团的上司知道你最近运道变了，某些事情撞到一块儿，把你搞成这样，而自始至终你自己并没犯什么错误。我们想帮助你，如果你愿意接受。我们想雇佣你。”

他这话差点儿让我呛了一口酒。我放下酒杯，用餐巾擦了擦嘴。“你需要一个催眠师吗，詹森先生？”我说。

“不，康罗伊先生，我们需要一个递送员。我们代表的公司计划明天那班船从纪伯伦尔运走三十二头野牛犬。所有这些狗都卖出去了，我们也保证送到。按照阿尔康政府的规定，每个持证递送员只能带一头，而现在我们手头只有三十一个递送员。”

我对着他迷惑地皱了皱眉，“那你们干嘛定三十二头野牛犬？”我又在嘴里塞了满满一叉羊杂。

詹森叹了口气。“因为直到昨天下午我们还有三十二个递送员，康罗伊先生。”

这时我才想起处决了一个走私者。我放下叉子。我的胃口没了。这第三十二条小狗花了地球上某个人一千万信用点，要是无法送达，詹森的公司要支付的罚金少说也是这个数字的一半。

“我是个催眠师。我对野牛犬和递送员的工作都不太了解。”我说。

“需要了解的没多少，康罗伊先生。野牛犬本身不用操什么心。递送员要做的就是把这动物带上飞船，和它一起呆在特等舱里面。飞回地球的路上，你动动房间的空气调节仪，别让氧气积累太多就行了。到了你就带它出来。凭你的本事肯定能对付。”

“你为什么不让别的什么人赶快去办个执照呢？”我问道。

“办个执照得花五年，康罗伊先生。老实说，你能得到执照让我们很吃惊，不过我们不想问这个。管他什么原因，阿尔康人突然就把你当成个递送员，而要拿到第三十二头野牛犬回地球，让他们满意就行了。”

他让掌上数码本从桌上滑了过来。一份合同在我面前闪闪发亮。“我准备给你一份十万信用点的薪水来让你给我们当递送员。”

^⑨ 某些豪华餐厅对食客的着装有所要求，男士需要穿外套、打领带。有的餐厅会出租夹克、领带之类的衣物，以便让没有这身行头的人能够坐下来用餐。显然，康罗伊是个衣着寒酸的家伙。

这可是一大笔钱，特别是在我一文不名、快上黑名单的时候。尽管如此……

“递送员的薪水都这个样子？”他点了点头。我顿了一下，假装看合同，绞尽脑汁回忆我在纪伯伦尔最早的那场演出。我看着盘子里的羊杂碎，想起来了。辣的。埃及的。我身子向前倾，对他耳语，“胡椒奥西里斯^④。”

詹森跌坐在椅子上，眼睛闭上了。我把手伸进他的夹克摸到了钱包。我把它翻了个遍，用他的公司身份卡查到了这家伙的名字以及他的公司和个人信用芯片上的余额。肯有大量信用点供他支配。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肯？”

“嗯，我能听到。”

“那好。我们是铁哥们儿，你知道的。咱俩无话不谈。我们之间没有秘密可言，肯。肝胆相照。你明白吗？”

“嗯，”他嘟哝道。

“告诉我，一个递送员的标准薪水是多少？就那种帮你的公司把一头野牛犬从纪伯伦尔运到地球的人。”

“五十万信用点，”他说。毫不犹豫。

“而你才给我那个数的五分之一，肯。这是对待朋友的态度吗？你干嘛要那么做？”

詹森耸了耸肩，尽管闭着眼，仍然露出一副尴尬的神色。“我们认为你没那么机灵，而且现在你正垂头丧气，十万个信用点足以让你蹦起来。”

“可能你说对了，肯。今天我很倒霉，不过已经时来运转。等我数到三，你就会改变主意，肯。你会决定你确实不想那样欺骗我。你意识到我正在帮你擦屁股，你将改写这份合同，把五十万信用点全都给我。而且，你还会从你的公司信用芯片里面取点钱，让我在离开之前逛逛街。听明白了吗？”

“嗯，懂了。”

我把他的钱夹塞回原处，坐下来，数到三。肯·詹森一眨眼，坐直身体，像打了个小盹儿的人一样四下看看有没人注意到。我往下盯着掌上数码本看，装作研究合同，摇晃着脑袋。“我只是不知道……”

“让我收回那个，”他说，“我想我可以开个更有吸引力的价码。你的确帮我们解了围，所以我们干嘛不给上个五十万呢？”他改了合同，推还给我。掌上数码本上放着他的公司信用芯片。

“詹森先生，你为自己赢得一位递送员了。”桌子对面那张脸上一副欣慰、满意的神情。我努力不让自己的脸也流露出这般情绪。

詹森让我享用了这顿大餐剩下的部分，不过是在他概述计划之后。我将随便找一家阿尔康注册机构出示我的递送员执照，然后自由地挑选我的小狗。在上回家的飞船之前，我会再次出示执照，并接受一位阿尔康海关官员的询问。接着，转眼之间，回到地球，五十万信用点随即到手。

我承认，消灭后面几道菜时我磨了洋工。我这美食家知道恰到好处的鉴赏需要恭恭敬敬品上一段时间。詹森已经买了单，临走之前我又用他的公司芯片添了点小费。我的新职业在召唤。我就要开始一个递送员的生活了。

去哪儿挑野牛犬对我来说不是问题，但大部分递送员对这种事情有各种各样的迷信。我这趟飞船凌晨一点才起飞，给我留下将近十个小时来打发。我从容不迫，决定大餐之后要好好走一走。路上行人很少。我遇上几个别的递送员，这是从舒舒服服地塞在他们胳膊下的小狗看出来的。最后我到了离太空港海关大门最远的那家机构。我在一个

^④ 古埃及冥王。

门亭前面停下，一个看上去很无趣的矮个子阿尔康人从里面打量着我。

“你是递送员吗？”他问道，仅仅瞥了我一眼。

“当然，”我答道，他挥手让我通过，我这声明完全真实，就像大白天光一样明显。

一段楼梯向下延伸到储存区，底下乱哄哄的。几千头低声叫的、高声叫的、蹦蹦跳跳的野牛犬挤满了奥林匹克游泳池般大小的一块浅浅的场地。全息标牌投射出极度易燃的警告，永不停歇的电扇则带来了稳定的白噪音^⑤背景。野牛犬们活蹦乱跳，他们都爬不上那两英尺高的池子，但能看到池子周围的地方。他们急切地跑向走近池边的任何人类或阿尔康人。人类大约有一打，都是递送员。我看着他们伸手进去，一头接一头举起来。挑选的过程看上去包括试试看上的野牛犬的分量，把它塞到一只胳膊下面，再塞到另外一只下面，盯着它的眼睛看看，再检查一下它那蓝舌头的色调。迷信的仪式，然而被认真遵守。最后，每个递送员都选了一头小狗，把它交给旁边的阿尔康人办手续。

目睹这个过程的几种变体之后，我也如法炮制。我走近围场边缘的时候，一头非常热情的小狗看见了我，于是从附近的小狗中奋力挤出来，拼命跑到我面前。我把它拿了起来。真可爱，只是对于五十万信用点而言它算长得比较犯罪。不过这不成问题。

“来吧，小乖乖，”我对它说，勉强克制着逗小孩说话的冲动，“你会和别人一样棒的。”它放出些氧气屁，另一边的开口则对着我嗷嗷叫，还伸出了它的蓝舌头。天蓝色的。我看不错。我四下寻找闲着的阿尔康人，最后找到一个，向她走了过去。

“你是递送员吗？”她问道，腔调的无趣程度和门口那家伙相比也就低一点点。

“我是个递送员，”我说，“惊人康罗伊，递送大师，乐意效劳。”她看上去一点儿也没被逗乐。

“那么这是你挑的野牛犬？”

“对极了，”我说。“我得给她取个名字吗？”

她耸了耸肩，“那是习惯，先生。我检验完这头动物的健康状况就会准备好她的标签，再给她打一针绝育药。”她从我手中拿过小狗，把一个医用扫描仪深深按进毛皮。

“那我准备叫她里贾纳。里贾纳·凯瑟琳·阿尔约修斯·南塔基特·苦杏仁·圣克罗伊^⑥。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太长了？”我能说些什么，就要成为半个百万富翁了，眼下又酒足饭饱，心花怒放。

阿尔康人皱起眉头。“我建议取个更为男性化的名字，先生。你选了个公的。他身体非常棒，不过你要是喜欢母的，你可以把他放回去，带另一头来检验、绝育。”

我耸耸肩，“名字有什么？不，这头挺好。我就叫他雷吉。干吧，可以给他绝育、上标签了。”

她摇摇头。“我很高兴帮你给他上标签，但只有母的野牛犬需要绝育。”她把小狗递还给我。“如果你决定就这么着，我就给雷吉准备标签。”

五分钟后，我把雷吉舒服地塞在左胳膊下面走了出去。他的新标签，那个蓝色的塑料圆片，讨人喜欢地吊在他的左耳上。整个过程只花了一刻钟。回港口是很长一段路，我不止一次觉得有人跟着我。我走到海关，立刻认出了当值官员。他是我见过的阿尔康人里面最胖的，就因为这个我来这儿第一个星期就把他弄上舞台催眠。他乐于从命，也喜欢这段体验。演出结束后他回到舞台上跟我握手，这可是阿尔康人从来不做的事。我出现在海关大门的时候，他再次和我握手，还送上我从阿尔康人脸上看到的第二个微笑。

^⑤白噪音是指一段声音中的频率分量的功率在整个可听范围（0~20kHz）内都是均匀的。由于人耳对高频敏感一点，这种声音听上去是很吵的沙沙声。

^⑥南塔基特是美国波士顿南部的一个岛，而圣克罗伊即美属维京群岛，在加勒比海。专业育狗师经常给他们饲养的纯种动物取一些冗长复杂的名字，康罗伊在开他们的玩笑。

我面前站着个粉丝呢。

“康罗伊先生，听说你最近跟当局出了点问题，很遗憾。”他说。在这座公里见方的小城市里，流言以光速传播，和野牛犬有关的闲话可能还要快些。“不过依我看，你已经缓过劲儿来了。我很高兴我有帮你结关的权力。这是你第一次以递送员的身份旅行，对吧？”

我再次搜索自己的记忆，用了让我记住几千组个人关键词和相应催眠对象的记忆窍门。“多谢，我想这也是最后一次。其实，我是个催眠师。塞尔吉洛，对吧？”

他眉开眼笑，站得更直更高了，好像我把他变成了纪伯伦尔王子的教父。“没错，康罗伊先生。你能记得，我可高兴死了。好，我们来办你的手续，一刻也不耽误就结关。就几个问题，很快，完了你就可以上你的飞船了。准备好没？你是一个有执照的递送员吗？你是按照规定以合法的方式获得这头野牛犬的吗？这是你运送的唯一一头野牛犬吗？请只用‘是’或‘不是’来回答。”

我三次都回答是。阿尔康人看着我的眼睛，听到每一次回答都点一下头，确认我内心的真实。我咧嘴一笑，问他：“你不问我这畜牲是否能生育吗？”

他晃了一下脑袋，“不需要，康罗伊先生。你拿着个公的。”

“这毛裹着，你怎么知道呢？”

“蓝色标签。公的挂蓝色，母的挂红色。”

“这办法挺方便啊。”我说。

他看了一眼我的签证，查了查时刻表。“你的飞船明天早上一点钟才离港，所以你有足够的时间安顿下来。如果你有任何需要，零点之前我都在这儿当班。如果我没再看到你，那你肯定是高高兴兴回家了，康罗伊先生。”

几分钟后我已经在布西法拉斯^⑦这艘上等飞船里找到了我的舱室。我来的时候和其他三位旅客一起住经济舱，现在则升级为独享象征着递送员身份、更为宽敞的舱室，这都有赖于詹森先生和瓦达财团的好意。房间里有一个单设的围栏和固定雷吉用的长椅，以及确保他的肠胃气胀不会引起任何问题的空气调节装置。

当局关闭“小汪汪”时扣押了我的行李，现在我出了班房，行李显然也被扔了出来。詹森已经安排好行李的运送，舱室里面一切都井井有条。雷吉住进他的围栏，高兴地哞哞叫，我躺倒在睡榻上回忆最近发生的事情。我就要发财了，本来我没资格这么有钱的，但我还是很有可能上黑名单，再也无法演出了。这使我感到苦恼。我刚才告诉一个阿尔康人我不会一直当递送员，我是个催眠师。尽管如此，一头小狗五十万还是很诱人。但是，我问自己，这和催眠师生涯相比算得了什么呢？我在心里比较着、对照着递送员和催眠师这两个形象，忽然灵光一闪。有风险，算是赌一把，但却是两种生活的最佳结合，如果我最后没掉脑袋。

我从床上爬起来，看了看雷吉。他蜷缩在围栏里的一张毯子上，睡着了。我溜进舱室里小小的盥洗室，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发明了一组新的触发词，开始实施我的计划。

午夜前半小时，我离开布西法拉斯，直奔最近的注册机构。这个机构和太空港只隔一个街区，比我拜访过的上一个大得多。它像一个很大的野牛犬仓库，人类和阿尔康人在里面急匆匆地走来走去。我努力不让自己显得紧张，认定只要我没撒谎就没事。我进门时出示执照，证明我是个递送员，就被放了进去。时间紧迫，我没有精挑细选。这里综合小狗的高度、重量、舌头颜色等各项特性把它们分别关在成打的围栏中。我找了一只和雷吉差不多大小的，把它捞起来走向一个在围栏远端准备服务的阿尔康人。

“你是个递送员吗？”他问道，我点头表示同意。“这是你挑的野牛犬？”我再次

^⑦ 亚历山大王的战马。

点头。“好，给我。”他带着专业级的无趣挥动医用扫描仪，仔细察看了读数，转身对我说：“你的眼光不错。她身体很棒。让我花点时间给这小母狗打针绝育药，你就可以带她走了。”

“一头母的？”我说，尽力显出失望的样子。“抱歉，我想要头公的。今天是星期五，你知道，对母的不吉利。我要把这头放回去。”

这阿尔康人耸了耸肩就让我走了，看起来他听到过比这怪得多的递送员迷信。我把小狗拿回围栏的时候，他甚至没有再看我一眼；有太多的活儿等着他干。我一路向前，但经过小狗围栏时并没有停下来换这头母的。相反，我直奔出口，竭力保持从容不迫、镇定自若的步伐。没人拦我，我平安无事地回到了大街上。我现在是个走私者了。

返回港口的旅途是我走过的最长街区。那种被跟踪的感觉又来了，当我转过街角的时候，我用余光瞥见两个阿尔康人。触发词跳到心头，不过现在使用还为时过早。零点之前不起作用。我从衣袋里掏出红色标签，夹在野牛犬的左耳上。依照标签，她现在是卡拉·埃斯皮诺萨。我进了太空港，七拐八弯地绕到一家小酒馆，找了张吧台椅坐下来。光顾这里大多是递送员，每个人都有一条胳膊下塞着野牛犬。上飞船回地球之前喝一杯，对递送员来说是常有的事。要说阿尔康人的心灵感应能力有什么好处，那就是能够快速高效地完成清关手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十分钟之内通过这一关。噢，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行。还差一点点到午夜，那位胖胖的、友善的阿尔康人塞尔吉洛还在当班，肯定能把我认出来。我要了杯定价过高的啤酒，用瓦达财团的芯片付了钱，为了安全开始了半个小时的等待。我喝第二杯啤酒的时候，四个阿尔康人进了酒馆。其中一个是洛约卡。

“放下野牛犬，走出酒吧！”

房间里还有些别的递送员，他们没人看上去哪怕有一丁点儿紧张。坐在吧台的人都把野牛犬放下，摊着手走了出去。我也照办，并把一碗花生推到卡拉·埃斯皮诺萨卷曲的颌毛下，让她一直开心。时候到了。“冰淇淋海姆达尔[®]。”我对自己悄声说道。我眨了眨眼睛，几乎摔倒。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但我拿不准。

洛约卡不理睬别的递送员，径直走向我。“我告诉过你会留神盯着你，康罗伊先生。那是你的野牛犬吗？”

“是的，”我说。他一直和我对视。“尽管从法律上说我想它属于瓦达财团。我只是递送员。”

“就是那家最近雇了个递送员，最后发现是个走私者的瓦达财团？你不觉得这有点儿巧合吗，康罗伊先生？”

“不觉得，”我说。“那个递送员被处决了。他们急需另外一个，而我恰好能顶上。我不认为这一切有什么巧合的。”

他挤过我走到吧台，把野牛犬拿了起来，仔细察看她耳朵上的标签。洛约卡把她从花生碗边拖开的时候，她迷惑地叫了一声。

“那么这是卡拉·埃斯皮诺萨？”他眯起眼睛。

“对，是她。”我嘲讽地看了他一眼。

“这就是昨晚你在演出时弄上舞台的女人？”

我笑了起来。“不，这是我从你们的一个注册机构挑的野牛犬。我只是给她起了那女人的名字。”

他咕哝了一声，把野牛犬塞到我的胳膊里。“那就让你安全通过海关吧，康罗伊先生，我不想让你误船。他向站在我两边和后面待命的阿尔康人点了点头，接着我们一起走去清关。

[®] 挪威神话中仙宫桥的守卫。

已经过了零点，海关官员是个漂亮的矮个子阿尔康人，看上去挺像人类。排队等候时，塞尔吉洛这个名字在我心头浮现，但我说不清为什么。我非常肯定我没见过她；并不是所有的阿尔康人都来看了我的演出。轮到我的时候，我递上自己的递送员执照。

她看了看执照，看了看我，接着看了看洛约卡和他的伙伴。洛约卡过来站在她身边，这个位置看我更清楚。“康罗伊先生，”她看着执照念出了我的名字，“我有三个问题要问你。请回答‘是’或‘不是’。你是一个有执照的递送员吗？你是按照规定以合法的方式获得这头野牛犬的吗？这是你运送的唯一一头野牛犬吗？”

“是的，我是个有执照的递送员。是的，我以适当的方式获得了这头小狗。是的，这是我运送的唯一一头野牛犬。”

一直盯着我的洛约卡大吃一惊，目瞪口呆。海关官员点了点头，挥手让我通过，但我要过去时洛约卡用一只手拉住了我的胳膊，让我停下来转身对着他。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还想问你个问题，康罗伊先生。”他目光如炬地看着我的眼睛说。“你是个走私者吗，康罗伊先生？是或不是。”

我暴躁地把他的手推开。“你以前问过我这个问题。我不是走私者。”

他眨了眨眼睛，向他带来的其余几个阿尔康人转过身去。另外三个脑袋轻轻摇了摇，洛约卡又转向我。“我向你道歉，康罗伊先生，看来我误会你了。没有犯罪意图，你请便。”

“没关系，你只是尽你的职责。挺好的。我们结束了吗？”

“完全结束了。一路顺风，康罗伊先生。”他边说边转身向左边走去，其他三个阿尔康人跟着他离开了。海关官员困惑地看了我一眼，示意队伍里的下一个人过来。我转过身，胳膊下安稳地夹着卡拉·埃斯皮诺萨，上了飞船。

我走向分配给我的舱室，开门进去。我的第一印象是我走错地方了。或者可能是别的某个递送员因为看错，占了我的房间。不知什么原因，屋里已经有一头野牛犬，安全地固定在围栏里的一把临时加速椅上。我转身离开，看到刚才没注意到的一张手写标语，因为它被钉在门背后。上面用大写的粗体写着，**冰淇淋海姆达尔**。我眨眨眼睛，头晕眼花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自己根本没走错房间。我锁上门，走过去拨动舱室的空气控制设备。

好几个小时之后，布西法拉斯早已启程向地球飞去，纪伯伦尔的一家注册野牛犬机构发现丢了一头小狗。雷吉和卡拉相处得很好，正在激情四射地各司其职，合力创造第一头出生在纪伯伦尔之外的小野牛犬。对于他的递送员来说，雷吉值五十万。对一个走私者来说，额外拽上一头野牛犬意味着一千万。但我是个催眠师，我走的时候可是给地球带上了第一只能生育的野牛犬，而且她很快就要怀孕了。我觉得我可以自己定个价。那就是表演这行当。